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处暑之美

张文美



古诗有云：“离离暑云散，袅袅凉风起。”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，也是反映气温明显变化的一个节令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处，去也，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此时，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开始逐渐下降，正是由炎热向寒凉的转折阶段，是季节理性的过渡、华美的转身。

民间有“处暑天还暑，好似秋老虎”的说法，此时暑意虽然较先前有所削弱，但并不十分明显，热浪、高温总是在人不经意的时候卷土重来。记得小时候，处暑前后多晴日无雨，太阳炙烤大地，仍旧炎热。尤其是凶恶的“秋老虎”，盛气凌人，阻碍着清秋的到来，让很多人对它深恶痛绝。痛恨归痛恨，处暑期间的炎热天气因为有利于庄稼的快速成熟，是丰收的预兆，所以反倒让有经验的老农喜上眉梢，有道是“有钱难买处暑热”。

季节在不经意间转换。处暑，毕竟正式开启了秋天的序幕，温差渐大，夜晚变凉。

《诗经》有云：“七月流火”。这里的“火”指大火星，农历七月后逐渐西沉，意味着天气逐渐转凉。由此可见，“流火”并非酷热的意思，如今在微信朋友圈里经常看到有人误用，感叹像火烤一样的天气，其实是对本意的曲解。童年的暑假，我们几乎天天去河里洗澡，河水被烈日晒得热

乎乎的，如同泡温泉，很是舒服。但处暑过后，湖水很快变凉，大人们就不同意我们再去下水了，生怕湖水寒凉引起感冒。后来想想，河水变凉是温差大了的缘故，“中午汗湿裳，夜晚风吹凉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处暑具有热与凉的两面性，古人并没有抱怨，反而尽情享受自然变化之乐。唐朝诗人孟浩然在《初秋》中写道：“炎炎暑退茅斋静，阶下丛莎有露光。”炎热渐退，台阶下的草丛也有了点点露珠，好不惬意。宋人张岷笔下的处暑却有另一番意韵：“尘世未徂暑，山中今授衣。露蝉声渐咽，秋日景初微。”人间处暑节气即将到来，生活在山中的人们新加了秋衣，露气中的蝉声逐渐沙哑，初秋的迷人景色已经初现。

记得余光中先生在《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》中这么写处暑时节：“原野上有一股好闻的淡淡焦味儿，太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焙得更成熟，黄透的枫叶夹着赭尽的橡叶，一路艳烧到天边。”凉热并存中进行着岁月更替，黄与绿正在不断地纠缠，季节酝酿着大自然的色彩斑斓，这就是处暑时节的独特魅力吧。

处暑之美，美在岁序的自然流转。处暑，让我们依依惜别夏天的热情，迎接秋日的丰盈与宁静。

发型，不曾改变。但是母亲会给我编各种各样的辫子，每天早上会耐心地根据我的衣着搭配发型。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为何不再蓄起长发，母亲笑着说，太麻烦了。当时的我不懂麻烦的并非长发，而是我和哥哥，一双调皮的儿女忙得她团团转，哪里还顾得上打理这如瀑般的长发。

很多个夜晚，淡黄的灯光下，母亲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，一边织毛衣。我站在她身后，双手刚好能够到她的头顶。我用我自己的发圈给母亲扎小辫，可无论我把她扎出刺猬头还是菠萝头，她都不曾恼怒，任由我的小手在发间穿梭。柔软的发丝在指尖划过，也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激起了温柔的涟漪。

上初中后，母亲生出了白发。在我回家的周末，母亲会搬出板凳坐在阳光下，让我像小时候那样站在她的身后，用手轻抚发丝，寻找隐在黑丝中的白发，倔强地要求我把白发尽数拔去。从一根根拔慢慢到用剪刀一撮撮剪，直到白发盖过了黑发。

从卷发到直发，青丝成白发，母亲的发丝看着她的儿女长大成家。而我，每天回家有母亲做好的冒着热气的饭菜，有被母亲教养得乖巧可爱的儿子，我才能随心所欲地将头发留长剪短，烫卷拉直。

母爱如发丝，细细密密地编织在岁月缝隙中，将我温柔地紧紧包裹……

小火慢炖的人生

吴昆

闲暇时光，总喜欢烹饪几道菜，而我最爱的烹饪方式是小火慢炖。因为小火慢炖出来的菜肴，入味。

小火慢炖的菜，往往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。那些坚韧的肉块在小火的温柔抚摸下，逐渐变得软烂；生硬的蔬菜，也在漫长的炖煮中，吸饱了汤汁，变得入味十足。一道美味的红烧肉，从生肉到色泽红亮、肥而不腻的佳肴，需要较长时间的小火炖煮。这期间，不能急躁，不能急于求成，只有耐心等待，才能收获那令人垂涎的美味。

爱上小火慢炖，源于一道简单的菜肴。我将新鲜的排骨洗净，与玉米、胡萝卜一同放入锅中，加上适量的水煮开，然后调至小火。起初，锅里的水只是微微冒泡，食材们似乎还在沉睡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香气渐渐弥漫开来。我时不时地去察看，却发现每一次的变化都很细微。终于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等待，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排骨已经炖得脱骨，玉米和胡萝卜软糯香甜，汤汁鲜美醇厚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小火慢炖的魅力所在。

其实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总是渴望着瞬间的成功、快速的成长，却忽略了在这匆忙之中，我们可能错过了许多美好的细节和过程。小火慢炖的人生，是一种不慌不忙、脚踏实地的态度。它意味着我们愿意花费时间去积累、去沉淀，不被外界的浮躁所干扰。

就像那些为了梦想默默耕耘的艺术家，他们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去磨练技艺，能够在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又比如那些科研工作者，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进行实验和研究，经过漫长的岁月，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。他们的人生，就是一場小火慢炖的旅程，虽然过程漫长，但最终收获的是无比的充实和满足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我们不妨试着让自己的人生也小火慢炖起来。不要急于追求眼前的利益和荣耀，而是用心去感受每一个成长的瞬间，用心去经营每一段关系，用心去做好每一件小事。也许，当放慢脚步，用小火慢炖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时，我们会发现，人生的滋味原来如此丰富多彩，如此值得回味。我们在小火慢炖的人生中，慢慢品味生活的美好，收获属于自己那份独特的“美味”。

爱如发丝

盛旭变



我坐在发廊的椅子上，打算剪个刘海。理发师提醒我发尾需要修剪一下分叉发黄的部分，留着会影响其他健康发丝吸收营养。蓄发和养护树木有些相似：为了平衡营养供给，让枝丫更健壮，要想生长出更饱满的花芽，就需要修剪有病虫的、干枯、生长过密的部分；为了造型更好看，影响整体效果的部分也需要修剪。

在剪刀的“咔嚓咔嚓”声中，椅子周围铺起了半圈黑色“地毯”。当时发廊里正在应景地播放梁咏琪的《短发》：“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……”地上这些细细密密的发丝从头顶的发囊钻出来，一厘米一厘米地缓慢生长，这一寸也许和儿子嬉闹时摩挲过他稚嫩的小脸，这一缕也许在半夜被半睡将醒寻找安全感的儿子摸索着握住，这一束也许曾在我低头看书垂下时被夹到耳后。一寸寸头发，无言地诉说着过往的点点滴滴。

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中，她有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卷发，怀抱着刚满月的哥哥站在火红的柿子树下，阳光给两人镀上了一圈柔和的金边，海藻般的长发闪着光。母亲笑得恬淡，弯弯的卷发里荡漾着初为人母的喜悦。

可后来不知哪日，母亲剪去了长发，只留了齐耳短发，发尾也不再有利到好处的弧度。自我有记忆开始，母亲便一直是这样的